

帛书有多重要？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共分七册，前两册为整理图版，中间四册是释文注释，第七册是原始图版，定价9900元。“《集成》的主要受众还是学者。比如当时的医书，对现在的中医没用，但对研究中医史很有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如是说。

项目从2008年9月正式启动，到2014年完成出版，前后经历了6个年头。古文字研究专家胡平生先生评价道：“《集成》是一部优秀的出土文献整理著作，其在文献传承方面的价值不可估量，必将在学术界乃至更大的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帛书有多重要？复旦大学教授、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专家裘锡圭介绍，在出土的帛书中，大部分书早已失传，有些书如《周易》、《老子》，虽然有今本传世，但马王堆出土的是古本，内容与人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有不少差异。通过对马王堆简帛的释读，可以校正今本的错误，使人们更准确了解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以前受疑古思潮影响，有人认为很多先秦的书是汉代以后的人造假，马王堆帛书出土整理以后，就知道有些被认为假造的书确实是先秦时代的著作。”

李学勤说，帛书不仅展示了2000多年前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还提供了《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以外的资料与观点。他建议人们关注其中的楚文化元素，因为长沙正是楚文化的中心。“进一步研究马王堆帛书的时代性和地方性，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楚文化传统、汉代文明的一些看法，这在考古学上和历史学上的意义是很难估量的。”



湖南省博物馆（下称“湘博”）负责清理帛书的熊传薪至今仍记得，装帛书的黑色漆器盒分为五格，靠边的一格装有竹筒，大方格里有一堆折叠的丝织品，“反面看去有书写的字，丝织品的质地像豆腐一样，好看不好拿。”

当晚，帛书装在充满氮气的塑料袋中被运往北京故宫。整理发现，这批帛书达50余种，共计12万多字，分别抄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和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体育、文学、艺术等，相当于一个微型的“地下私人图书馆”，其中大部分是失传一两千年的古籍。

“高级拼图游戏”

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丝帛是一种比竹、木昂贵的书写载体。清华大学教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研究专家李学勤介绍，我国迄今出土过两次帛书：第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唯一一件完整的帛书被卖到了美国，国内只剩一些残片；第二次就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不仅量大，而且保存相对完整，具有研究价值。

故宫博物院修复厂师傅张耀选曾记录提取马王堆帛书的方法：在漆盒一格内发现一厚叠已成“泥砖”状的绢帛，面积22×16厘米，厚高8厘米。将“泥砖”放入较深的瓷盆内，用蒸馏水浸泡，借水的浮力先揭十几叠，每人负责一叠，共揭剥出400余片。

1974年3月，帛书出土不到4个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成立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帛书拼复的最大困难是无法用实物。帛书太软易毁坏，只能拍下照片用复印件拼。帛书揭裱后留下许多碎片，在整理时，发现哪一页有空缺，就到碎片里找相应的图纸，犹如“高级拼图游戏”。“这些照下来的图没有比例尺，常常是把小残片印大了，又把整块的帛片印小了。”

湘博调来的周世荣与负责医书部分的李学勤、马继兴一起修复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这是现存最早的一卷保健运动工笔彩色帛画，绘有44个做着如鸟飞、熊爬、猿攀等不同导引动作的全身人像，据说华佗的《五禽戏》就受到此图启发。临摹《导引图》的任务来得很突然，“有文物出版社编辑韩仲民找到我，说周（恩来）总理身体不好，邓（颖超）大姐听闻马王堆有这么一幅气功图很想看，希望我能尽快把它画出来。”但裱好的《导引图》漏洞百出，周世荣花了近一年时间查阅各类医学资料，在绢上画出了彩色复原图。几十年来，不少体育机构将《导引图》上原本静态的个体图像发展为动态的系列健身操。

参与帛画《地形图》修复的湘博研究员傅举有说，故宫博物院的老师傅花了一个冬天才把《地形图》揭成32块长方形残片。地图拼复最好先找一个地标，有考古人员发现一片位置靠上的帛书上有块很大的墨绘全黑半月形，下与河流相通，他揣摩半月形代表的是洞庭湖，下面连着湘、资、沅、澧四条水系。两三个月后，据此拼复的第一版地图完成了。“我们一看不对啊，怎么好些山脉都不相连，还有河水倒流呢？”

后来，由丘富科带队的中国地图出版社、由金应春领衔的国家测绘总局与谭其骧麾下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教研室分成三个小组，在京沪两地各自拼图。四五个月，谭其骧率队来京，拿出了拼复图，“那个黑黑的点不是洞庭湖，是南海。”原来，古代地图绘制是“上南下北”！令人惊叹的是，这幅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地图还有比例尺，约1：18万，比《大清一统舆图》还精确。“有人根据这幅古地图去找九嵛山、灌阳古城、洮阳古城等，都找到了！”傅举有说。

再续帛书小组，终就《集成》

1974年至1976年，唐兰、张政烺、朱德熙和裘锡圭整理的《老子》甲本及卷后古佚书、《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唐兰与马雍整理的《战国纵横家书》，张政烺负责的《春秋事语》释文以及《五星占》、《地形图》、《导引图》、马王堆帛医书、《驻军图》、《相马经》、《天气气象杂占》、《六十四卦》等篇目都完成了拼接、释文工作，有的还做了校注，分别刊载于1980年、1983年、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但张政烺先生整理、马王堆帛书中篇幅最长的《周易》经传，以及一些重要的术数类文献，如《刑德》、《阴阳五行》等未见收录，更缺少对已有成果的全面总结。

1976年“文革”结束，帛书整理小组人员陆续回到原单位工作。“回归”，意味着无暇顾及帛书整理。“学术成果最丰沛的，还是在帛书出土后的那两年。”湘博马王堆研究小组组长喻燕姣介绍，当时的帛书整理小组以古文字研究为主，同时配备了医药、天文、历史等各学科大师进行跨学科合作，比如帛书医书部分就由学者李学勤和医学专家马继兴合作，李学勤负责文字考释，马继兴承担医药学知识的解读。“当下也很难组织起这样的力量了。”

1995年，国家文物局请李学勤牵头，重新恢复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工作。由于经费得不



国家一级文物素纱禅衣。这件身长1.28米、通袖长1.9米的素纱面料成衣，仅重49克，真正是“薄如蝉翼”，上海、北京的几家纺织厂都无法复制这样的工艺。



九子漆盒

到保障，工作室只保留了不到一年。

2008年年初，湘博希望对30余年来马王堆汉墓简帛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将未发表的帛书及其他残片进行归类分析，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做出高质量的释文和注解。2008年9月，湘博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下称“中心”）、中华书局达成合作协议，成立《集成》编纂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中华书局副局长编辑冯志总说，《集成》客观上加快了一些帛书研究项目的进程。

整理工作有的部分相对容易。中心副教授郭永秉说：我除了协助裘老师的《老子》甲乙本工作之外还负责《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个人的感觉是，70年代的整理水平相当高，我们现在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缀合、释读、断句上有一点小的突破，整个大的框架还是当年那批学人搭建的。有的则比较繁杂。中心助理研究员程少轩负责的《阴阳五行》甲篇，属于术数类文献，涉及非常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内容深奥，帛书出土时残损为大小不等的数百块碎片，虽有一些学者做过研究，但尚未形成完全成熟的拼合方案，其拼合、释读、注释，可谓举步维艰。作者对数百张位置未定的残片一一甄别，经常需要耗时几天才能拼入一张。在最后攻坚阶段，正值举国熬夜观看巴西世界杯期间，铁杆球迷程少轩为督促自己，将电脑屏幕显示设为“开机就做项目”几个异常醒目的大字。

陈剑可算是中心拼复残片的“狂人”：比如《周易》里面的“修复”两个字右半边在那儿，已经可以知道是什么字，我在残片里找到了左边的单人旁和双人旁，把它拼上去，这才真正“修复”了。能拼上去为什么不拼呢？他说拼复残片时的最佳状态是连续工作一个月以上，可以记住几百个残片模样，看到帛书空缺处就能联想起来。“这次研究整理期间，中心一共拼上了100多处

残片，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补上了七八片。”中心近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利用帛书“空白页”及“衬页”上反印、倒印或渗印的文字，对帛书内容进行补正和拼接残片。



帛书一页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司长张福海在“中国图书海外发行高峰论坛”上透露，明年正式启动实施“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调动海外版权购买者的积极性。对已经出版但未获得资金扶持的，包括海外版权购买者在内的图书版权输出实行普遍奖励，全面提高海外版权购买者的版权输出积极性。

资助海外出版新举措

11月28日举办的“中国图书海外发行高峰论坛”，是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简称“国图公司”）庆生活动之一。国图公司隶属于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它的前身是国际书店，成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今已走过65年的风雨历程。在这65年中，它面向世界各地出口中国出版的各类中外文图书、电子音像制品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有《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邓小平文选》《毛泽东诗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以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鲁迅全集》《全唐诗》《全宋文》《儒藏》《诸子集成》《资治通鉴》《中国美术全集》等。

（张稚丹）

侨报社新书入日本畅销榜

今年下半年以来，日本侨报社出版的有关中国的新书陆续入选日本著名书店畅销书排行榜，在推进日本读者认知中国方面渐入佳境。7月中旬，日文版新书《鲜为人知的中国名胜古迹》入选日本著名的丸善丸之内书店纪实类排行榜第一位。之后，日本著名演员关口知宏的处女作《喜怒哀乐的世界地图》在著名书店八重洲图书中心纪实类排名第一位。关口知宏曾在2012年担任“日中国民交流友好年亲善大使”，他在新书里介绍了大量在中国的感受。10月，中国著名博士李东雷的处女作《中日对话？还是对抗？》入选亚马逊日文版中国类图书第一位。

此外，《人民币读本》在10月底入选日本图书馆协会优秀图书，被推荐给全国的图书馆。介绍在华日本企业成果的《日中关系真的是最坏时期吗？》，在日本网络书店乐天市场排名第三位。

（张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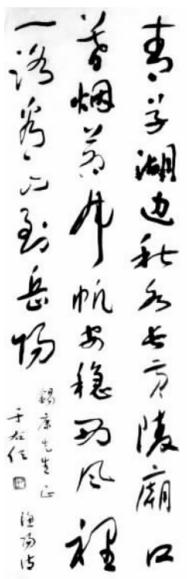
《于右任书法全集》面世

由中国书协顾问、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钟明善历时13年领衔主编的《于右任书法全集》，近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于右任先生1879年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他不仅是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驱，著名爱国诗人、教育家、政论家，更是杰出的书法家。他个性独具、雄奇开张的魏碑体楷书、行书和具有开创意义的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的“标准草书”，享誉海内外，被誉为“旷代草圣”、“诗仙草圣”，名人中国书协评选的“千年十大书法家”，列“20世纪大书法家”之首。

《于右任书法全集》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个人书法作品集。编委会遍访于老亲朋门生及公私藏家，从搜集到的5000余件作品中优选2600余件入书，总计36卷，6600余页，展示了于老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是于老沉雄博大的书法艺术最全面、最权威的呈现。

（小 章）



《英韵三字经》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也是早期传教士介绍中国文化之首选。自17世纪以来，《三字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许多国家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赵彦春依托中共中央编译局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文化经典《诗经》、《三字经》英译及多译本对比研究与传播》，出版了《三字经》英译的第13个版本、历史上第一本“三词格偶韵体”的《英韵三字经》（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其以英文三词对译汉语三字（简称“三词格”）以及完整的aabb韵式（简称“偶韵体”），兼顾了原著的形式之美，在音节和押韵方面更是做到韵律整齐，音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将对国学经典《三字经》的海外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 仁）

有时读到一句话，就如同邂逅倾盖路人，虽然素昧平生，且不知来历，心里却有说不出的好感。转身别过，仍然念念不忘。直到有一天，山转水转，异地相逢，就像金圣叹笔下的快意事——“十年别友，抵暮忽至”，又惊喜，原来你在这里！此刻心里难免有些激动，执手反复打量，发现与初见时面貌又有不同，见一旧友，识一新人，此中妙处，难以浅人道也。

以前看不知谁的文章，引用张爱玲语：“人生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鲱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恨”中却是爱敬。当时就感慨只有张爱玲才能漫不经心地说出这样曲径通幽的妙语。

后读张爱玲的《红楼梦魇》，才发现“三大恨事”原来另有蓝本。她只记得前两恨，第三恨不记得了，她本人“下意识的觉得应该”是“三恨红楼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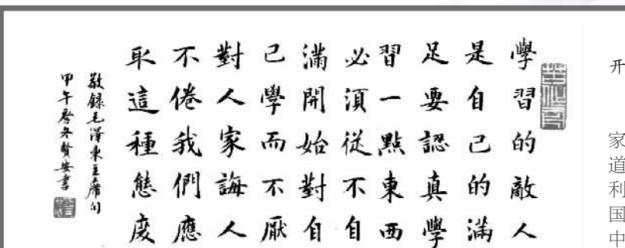
等到读《龙文鞭影》时，看到宋人刘渊材的“五恨”：“第一恨鲱鱼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恨蔬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顿时拍案大喜，原来就在这里！

前些年看许鞍华导演的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周润发饰演一个骗老年人财色的拆白党，一开口就是自己研究屈原，写过两句诗：平生只流两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那时就觉得这两句虽然不合旧体诗规矩，但写得痴狂。没过多久，看到了文怀沙先生做客凤凰卫视，说他当年写过两句诗：平生只流两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还得到当时诗界领袖柳亚子的赞许。再一看时间，文怀沙接受采访在前，许鞍华拍片在后。

后来又在论坛上读到民国时期诗人王世霏写的《笛怨辞》，其中一首是：笛怨箫清听未真，江湖旧雨散成尘。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不禁莞尔一笑。

有一次活动，遇到一位学养深厚的老先生突然考我：杜甫的母亲叫什么？我瞠目结舌。因为在古代，“妇之美，非诛不显。”我又如何得知？见我语塞，老先生得意地告诉我叫海棠。老先生言之凿凿，自然确有出处，我汗流浹背不敢多言，只恨读书太少。后来读明代张鼐的《千百年眼》，里面说，杜甫写过不少花草树木，但是从从未写过那时随处可见的海棠，是因为避母亲的名讳，原来如此！

宋真宗赵恒曾写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此为喻世明言。但是，颜如玉再美，最好犹抱琵琶半遮面；黄金屋再好，也得藏在云深不知处。读好句子的乐趣就在于知道它们存在，却不知底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只好继续埋头读书，无意发现伊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预期之中、意料之外，见面亲切地说一句，原来你是在这里？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录毛泽东句 钟贤安书

书法家简介 钟贤安，195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书法家，善行书、楷书，尤以小楷名世。其楷书作品，用笔老道凝练，章法规整有序，笔画刚柔并济，结构严谨，干净利落，有金刀割净、玉尺量齐之美。曾三次荣获教育部及国家教育专业委员会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书法教师奖。现为 中国名家书画院副院长。



陈湘涛

爱书妙语